

My Morning

Coming Down

清晨知是
来是



下

容光 —— 著

我们的未来 / 你切断后路 / 那我来架起桥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清
晨
来

My Morning
Coming Down
知
是

容光——著

/ 下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是清晨来 / 容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00-2675-9

I. ①知… II. ①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0395 号

知是清晨来

ZHI SHI QINGCHEN LAI

容光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燕 兮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凉小小
特约编辑	凉小小 高利娟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版式设计	赵梦菲 王雨晨
封面绘图	花 生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675-9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8-4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Chapter 12 与光同尘 001

Chapter 13 追随到底 022

Chapter 14 永恒军旗 046

Chapter 15 戈壁遇险 067

Chapter 16 平生不晚 087



Contents

目录

Chapter 17	小城大爱	110
Chapter 18	誓言谎言	135
Chapter 19	偏偏相爱	159
Chapter 20	江南梦长	181
番外一	共赴清晨	203
番外二	艳阳正浓	211



阳光拥抱大地，
月光亲吻海波，
但这些亲吻又有什么意义呢？
若是你不肯吻我。

——雪莱《爱的哲学》

“何必问那种蠢问题呢？你是不是在我心里——早在以色列遇见你时，它就已经不属于我了。”

说完那番话，薛定低头看进她眼里，不待她答话，又一次覆了上去。

薛定的亲吻并不温柔，许是按捺太久，隐忍多时，他的吻像是夹杂着火焰，烧得她理智全无，鼻端口中都是他的气息，仿佛心跳都要停止，气都快喘不上来了。

祝清晨忽而觉得在天堂，忽而觉得在云端，灵魂沉溺在他的情话里，呼吸融解在他的唇齿间。可她仰着头，努力回应。

事后她又忍不住笑，双颊艳红，眼波如水，捂着脸从指缝里偷偷看他，“哪有这样的，一亲就是半个小时……”

薛定眼眸沉沉地看着她。这女人，可爱起来真是叫人恨不能，把她就地正法。

可那太快了。他没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就吻了上去，说出了心里话，但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好好理清。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凌晨一点。

他说：“我去给你铺床。”

祝清晨坐在沙发上咧嘴笑，“要不，我们睡一块儿吧？”

他脚步一顿，回头看她，“祝清晨，你矜持一点，行不行？”

她撇嘴，“欠你那么多钱，也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要不然我用肉偿吧？”

“……”

薛定真不想告诉她，自己这会儿背都不敢打直是为什么。哪怕回头，也只是转脖子，她还好意思在那儿撩拨。

他瞥她一眼，面无表情地扭头走了，扔下一句：“我的童子之身，岂是可以轻易玷污的？”

身后传来那个女人没心没肺的哈哈大笑。

他低头，走进客房，也没急着开灯，反而懒散地靠在墙壁上，无声地笑了。这个夜晚荒唐又狂妄，是他很多年都不曾体会过的活法，一再打破常规。

可转念一想，遇见她以后，这种荒唐似乎也成了常态。祝清晨这个人，本身就是他的状况外。

这间四合院房间挺多，主卧是他的，次卧这些日子刘学英住着。薛定替祝清晨收拾的是客房之一，挺干净，只需要从柜子里抱出床上用品，

铺好即可。

客房的窗外就是院子，薛定铺着床，忽然瞥见外头有人影，抬头一看，祝清晨不知什么时候打开大门跑了出去，穿一身单薄的睡衣，居然外套都不披一件，外面可还下着雪。

他推开窗户，想喝令她赶紧回来。

可冷风往里一灌，他还未来得及开口，就看见院子里的女人忽然间在雪地里又蹦又跳的，边跳还边欢呼。

她仰头望着天上纷纷扬扬的雪，转着圈，伸手去接，那明亮的笑容足以点亮夜空。

薛定已经张开了嘴，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他看着她那天真傻气的模样，心口软得不像话，重重地塌陷下去。最后叹口气，搁下手里的被子，绕过客厅往门外走。顺手拿过衣架上的大衣，无声地踏雪而去，走到她身后。

“天冷。”他低声说着，把那大衣披在她肩头。

“不冷。”她抬头看他，仍在笑。

还说不冷，鼻子都通红了，手也冷得吓人。

薛定把大衣给她拢好，看她像是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想笑，又忍住了，一边拉着她回屋，一边板起脸数落她：“傻不傻？穿成这样跑到外面吹风，真觉得自己身强体壮、健硕如牛？”

被拉进屋来的人也不生气，在关上门的一瞬间，忽然将他拉回来，翻身就将他抵在门上。他太高，她太矮，不止二十厘米的差距，害得她必须踮脚仰头，才能凑近他的面孔。

祝清晨那过分 man 的一面又出来了。

“只是想确定——”她仰头，离他近到再往前几厘米，就能唇挨着唇，“今晚不是做梦。”

薛定低头看着她，不置一词。而她笑得像只偷腥的猫，踮脚就要去亲他。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凭空而来的大手倏地拎住她的衣领，将她拉开了。薛定抽身而出，瞥她一眼，“祝清晨，我知道你常常搞不清自己的性别。但有一点，你要牢记——”话音刚落，他将她反压在门上，以身高优势挡住了灯光，让她完全陷入阴影之中。

俯身吻她之前，他说：“我是男人，这种事情，让我主动。”

搞不清这天晚上到底亲了多少次，时间长达多久。

也真是离奇，原以为接吻不过是爱欲的前奏，却不知除却身体的交融，单单是唇与唇之间的交流，都能让人着迷到忘记时间的流逝。

在院子里时，祝清晨曾说，这一夜，他有两个瞬间想吻她——这话不对，因为自打她出现在胡同里、大门外，他就无时无刻不想这么做。

薛定必须拿出无比坚毅的意志，才强忍着不把祝清晨就地办了，转而将她拎进客房，“睡觉。”

偏那女人不断提起要肉偿。

薛定皮笑肉不笑，“一夜春宵值三十万，这么贵的肉，我睡不起。”

不是他保守，也不是他正人君子。他与她情况特殊，吻了她已是冲动至极的事，旁的更亲密的举措，至少应当留在正式确认这段关系后。

一墙之隔，两人各自入睡。

祝清晨望着天花板谋算未来，薛定在黑暗里睁眼沉思。

她想——

他应该不会一晚上过去就赖账吧？

如果他真赖账了，她就告诉他，人的上皮细胞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每一天都是她的初吻，他必须负起责任来！

他想——

糟了，大概真的要妥协了，那女人烈性得像团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那就不管不顾陷进去吧，带着他的女战士，哪怕自私，哪怕有朝一日会后悔，也一起奔赴那片黄土地，共度这段不知长短的日子。

若她哪天后悔了，他再放她走。

她想——

亲也亲了一晚上，怎么临门一脚就是不踢进来？难道是她不够有女人味？

糟糕，他老说她像个男人，真的很像吗？

祝清晨低头，在被窝里窸窸窣窣摸摸自己的胸，人说时间就像乳沟，挤一挤总会有的。她这程度，不用挤都有，应该不至于像男人啊……

他想——

真没见过那么不矜持的女人，动不动就要肉偿。

翻个身，知道她就在隔壁，一墙之隔，也不知睡着了没。脑中隐约浮现出几个画面，当初在以色列时她在浴室冻僵了，他将她浑身光裸地抱进怀里，透明的水珠从她眉间发梢滚滚而下，一路蔓延……

停。

真要了命。

两人各怀心思，都没能立马睡着。直到薛定听见墙壁上忽然传来笃笃两声，祝清晨在那头轻轻敲着。

老房子不隔音，哪怕隔着一堵墙，声音稍微大点，就能将隔壁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

薛定问她：“还不睡？”

祝清晨的声音里带着笑，“你不也没睡？”

“就要睡了。”

“我也一样。”

“那你敲什么？”

她顿了顿，笑意渐浓，“跟你说晚安啊。”

薛定无声地叹口气，知道自己大概要全面缴枪投降了，闭了闭眼，也跟着轻笑两声，“晚安，祝清晨。”

上一秒的不安与彷徨，因为一句“晚安”，悉数散尽。

窗外的大雪不知疲倦地下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纷纷扬扬，转眼间将前夜的雪人残骸掩盖了，也将那点踌躇不定藏了起来。

睡前的最后一刻，薛定望着窗外簌簌的雪，那颗仿佛永不安定的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也许事情不会发展到他担心的那一步，万一他们够幸运，这一路上没有生离死别，也没有半途而废呢？

被来电振醒时，薛定睁开眼，花了好几秒钟回过神来，从枕下掏出了手机。

屏幕上显示，现在是凌晨三点半，距离他入睡已过去两个小时。

电话是赵主任打来的。若非急事，社里不会深更半夜打电话。至少过往八年里，他只在夜里接到过两次这样的电话，第一次，驻扎在南非的同事遇袭身亡；第二次，另一名同事在中东被非法武装分子劫持。

薛定的眼神在触到赵主任的名字时，顿了一顿，背上忽然出了一身冷汗，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他坐起身来，掀开被子，赤脚走到窗前，仿佛察觉不到地上的寒冷，同时接通电话，“出什么事了？”

赵令平的声音像是来自某个遥远的山谷，空荡荡的，比之前几日在社里与薛定开玩笑时，苍老了数倍，他说：“薛定，陈一丁死了。”

陈一丁，现年三十五岁，新华社北京分社驻叙利亚战地记者。

他大薛定五岁多，经验丰富，在同期记者中能力卓越。薛定刚入行时，曾听取他不少经验，平日里两人关系也不错。

薛定一时之间没有说话。

外面的路灯还亮着，黑夜里纷纷扬扬的大雪仍在为这一地皎白添砖加瓦。

半晌，他听见自己声音沙哑地问出一句：“……怎么死的？”

赵令平说：“叙利亚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他随政府军的军事装甲车往冲突点赶，半路遇见 IS 支持者，被劫持了。”

“怎么死的？”一字一句，完全没有变动过的话。

赵令平知道他要的是什麼，沉默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真相，“那群人用卡车轮胎套住他的身体，从头往下淋满汽油，为首的点了根烟，扔他身上了。”

整个过程里，他被胶带封住了嘴，连叫都没叫出声来，就被大火燃遍了全身。

那群人用手机录下视频，传上了网，末尾标注着：IS 宣布对此袭击负责。而在陈一丁满地打滚，承受烈焰灼身的痛苦时，视频里传来无数人的笑声。那些笑声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怜悯，只有人性泯灭的声音。

陈一丁，三十五岁，新华社驻叙利亚战地记者，1982 年生于中国河北，2017 年死于叙利亚。死因：赶赴战地途中，被 IS 武装支持者活活烧死。

以上，是他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唯一能被少部分人熟知的生平。但也只是须臾，因为过了这须臾，闯入人们眼中耳里的，就会是新的社会新闻、新的娱乐明星。

薛定拿着电话，听着赵令平沉重的呼吸声，不知过了多久，才听不

出语气地说了声：“知道了，我马上去社里。”

挂了电话，他脱了家居服，一件一件穿上正装……衬衣，领带，西装，羽绒棉服。

他在大门口换上皮鞋，伸手拿过搁在鞋柜上的手机，仿佛出门上班一样，只除了窗外一片宁静的夜色，并未天明；只除了他握住手机的右手，用力到指节泛白，几乎将那小小的金属机器捏碎。

一夜美梦，只做了一半，剩下的，是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

薛定没有车。

自打他进入新华社起，就开始接受外派，反正常年奔波在外，车对他来说并无必要，也就一直没买。

凌晨三点半，又是下雪天，就是皇城脚下也不好打车。

他快步走出胡同，鹅毛大雪落了满肩，却恍若未觉。等了约莫十来分钟，好不容易看见路边来了辆空车，这才从冰天雪地钻入暖气融融的车厢内，手脚都冻得冰凉。

“去诚实胡同。”他低声报出地址。

师傅是本地人，笑呵呵问他：“哟，这大半夜的，冒着大风大雪往外赶，是有要紧事不成？”

一听那口音就是城南人，地道的京片子。城南人爱唠嗑，说话也亲切。

薛定的心里冰封万里，没有一丝暖意。太多情绪堵在胸口，叫他呼吸困难，浑身发冷，就是出租车内暖气足，也根本吹不进他心底。

他“嗯”了一声。

师傅看他一身正装，又亲切地追问：“去诚实胡同办事，又赶这么急，您怕是新华社的吧？”

薛定又“嗯”一声。

师傅也不嫌他冷淡，约莫是大晚上开车，好容易有个伴，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

“新华社好呀，能进去的个个都是好样的。看您这气质、这派头，也是人中龙凤。您在里边儿是做什么的？肯定有两把刷子。啧啧，光是听着‘新华社’这三个字儿，都觉得倍儿高端……”

薛定没有听进去他说了些什么，耳边只有那零零散散几个词，大概知道师傅是在夸他的职业。

陈一丁的事萦绕在心头，像是一块巨石，死死压住了他。他抬头看着车窗外的漫天大雪，车灯与路灯连成一线，好一个辉煌的不夜城。

沉默半晌，他轻飘飘笑了两声，“好？有什么好的？”

师傅一愣，止住了话头，侧头看他一眼。

年轻的男人抬头看着远方，夜色浓重，车外是止不住的大雪，而他的眼底似有抹不去的悲恸，寂静无声。

大厅里，赵令平与几个同事已在那儿候着了，个个身上都带着些湿意。

外间风雪大，连夜赶来，难免沾染上少许。

薛定推门而入，扫视一圈人群，入目所及，每张脸庞都带着难以消解的沉重。外间的风雪能被室内的暖气驱散，人心却不能。

赵令平素来看重他，见他来了，眼中才流露出些许悲恸，“你来了。”

薛定点头，站定不语。

在场的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不说枪林弹雨里走过一遭，但生命无常这种事，也总是目睹过不少次。可站在大厅里，这群人却纷纷沉默了。见惯生离死别，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轻而易举地接受陈一丁惨死的事实。

这大概也算是社里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一群风里来雨里去的家伙，不管谁出了意外，其余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这儿。

因为职业特殊，谁也不知道将来哪一天，出事的会不会就是自己。

陈一丁死于大火之中，尸骨无存。同驻叙利亚的同事将他平日里穿戴的衣物送了回国，连带一整箱杂七杂八的日常用品，那就是他留下来的全部物件。

那堆杂物里有一只陈旧的木匣，内装书信一封。

赵令平双手捧出匣子，默然等待着。

薛定到大厅时，已是凌晨四点，陆陆续续又有些人来。有人对陈一丁的死还一知半解，在办公区的电脑上打开了他的死亡视频，声嘶力竭的呼救声与丧心病狂的大笑声混杂在一起，无可避免地传入薛定的耳朵里。

他由始至终没有踏过去半步，只一点一点攥紧了拳头。

四点半，天色仍然晦暗，大雪不知疲倦地下着。又有车停在诚实胡同外边，有人步伐踉跄地跑了过来，蓦地推门而入，身后还跟了个慢半拍的老妇人，手中牵着年仅七岁的小孙子。

陈一丁的妻儿老母终于来了。

办公区的视频被人关掉，那凄厉的叫喊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陆陆续续在大厅站定，赵令平捧着木匣上前，声色喑哑叫了声：“……陈太太。”

老练如他，竟也连一句“节哀”都说不出。

陈一丁的行李箱就摆在大厅正中，上面盖了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如火。

陈太太似是没听见赵令平的声音，盯着那面红旗，死死攥着衣袖，“他在哪儿？”

电话里，赵令平已说明陈一丁的死讯，眼下面对这个问题，竟不知该如何作答。

女人一身风雪，头发披散，想来是出门时根本顾不得梳。

那牵着孙子稍后进门的老妇，一见盖着国旗的行李箱，就松开了孙子的手，扑通一声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喊了一声：“我的儿啊！”

大厅里原本寂静一片，陈太太发声后，再无人说话。此刻，陈母痛彻心扉的一声叫喊，陡然间打破一室岑寂。

四个字，字字锥心。

陈太太的眼中刹那间盈满泪水，却没哭出声，反而厉声问赵令平：“我问你，陈一丁在哪里？”

赵令平捧着手上的木匣子，只觉得重如千钧，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还能说什么？电话里，什么都说尽了，但凡听闻陈一丁的死因，都该明白他如今尸骨无存。可要他亲口说出那四个字，他办不到。

陈太太向人群扫视一圈，眼神锐得像刀子，声音尖厉到刺耳的地步，“陈一丁在哪里？他在哪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我绝对不相信他，他……”

“死了”这两个字，生生卡在她嘴里。

老太太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女人站在原地面色惨白，唯有那被吓坏的孩子不知所措地看看奶奶，又看了看母亲，漆黑的眼珠里写满惊慌。

他又看了眼地上的国旗，上前去拉拉母亲的衣袖，怯怯地问了句：“妈妈，爸爸呢？”

出门前，他从睡梦中被母亲拉了起来，一路上拼命追问，可奶奶和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

隐约记得出门前，母亲满面泪光地对奶奶说了一句话：“他们把陈一丁的东西……送回来了。”

七岁的孩子不明事理，只记得父亲常年在海外，一年顶多回家一次。但既然父亲的东西都被送回来了，那也就是说，他也回来了，对吧？

他有些高兴。

可眼下的场景却不太对劲，明明父亲每次回来，母亲都高兴得合不拢嘴，这会儿却不知为何站在那儿脊背笔直，脸上一丝笑意都没有。

他拉着母亲的衣袖，问爸爸在哪儿。也就是这一句，短短五个字，属于孩童稚嫩的问询，刹那间叫女人浑身颤抖起来。

她猛地甩开孩子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冷冰冰的地板上，一把掀开那刺眼的国旗。陈一丁的黑色皮质旅行箱好端端地搁在那儿，皮面已有些泛白，好几处破了口子。

这箱子是她五年前替他买的，随他四处奔波，伤痕累累，早该换了。可陈一丁总笑着说：“不换。你买的，用惯了，舍不得丢。”

她还记得去年春天，他站在卧室门口看她细心整理衣物，一样样往箱子里摆整齐时，她问他：“还有什么没带的？”

他倚在门口冲她笑，一张脸因常年奔波在外，晒得又黑又糙，口里的话却很温柔：“还有你。”

那时候她瞪他一眼，“老夫老妻了还搞这套，你害臊不害臊？”

他走到她面前，叹口气，拉起她的手，“老在外面跑，叫你一个人在家又伺候老的，又照顾小的，还为我担惊受怕，真是对不住。要真能把您装箱带走，那可就好了。”

她眼中一热，却还装作不在意地瞪他一眼，“你还是赶紧走吧。在家跟大爷似的，饭不会做，只会添乱，谁稀罕天天跟你在一处？”

陈一丁知道她口是心非，只顾笑，也不拆穿。

此刻，陈太太跪在地上，一寸一寸摸着那只箱子，眼泪滚滚而下。

婆婆在身后号啕大哭，撕心裂肺地叫着儿子，她却一声不吭，只慢